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三十

明 劍南張 岱著

刑名志總論

夫刑何自起哉昔越王欲謀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對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其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繇是而知古之用兵用刑者皆本於

仁人孝子忠臣良將欲用以衛君長衛父母妻子衛蒼生衛良民不使夷狄禽獸得以戕賊之暴虐之故兵刑之所繇作也五刑既具五兵輔之是以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推其本意原欲以詰諸暴慢使民日遷善馴致於化成俗美而刑期無刑斯已矣蘇文忠曰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

毋之謹于孫鞭楗雖嚴而不忍致之死繇是言之刑而可赦則聖人原欲以生人而不欲以殺人刑而不可赦則聖人名雖殺一人而寔欲以生天下之百千萬人蓋聖人之用心也仁學故其用刑也精詳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不喜則聽獄者固不可不得其情尤不可得其情而用以自喜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歐陽文忠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與我無憾

然後世無冤民無枉後世之用刑用赦皆不得其當
而生殺不明天下大亂術至宋元廢弛已極哉
高皇帝旭日方升與民更始意在獨攬乾綱五刑並
用臣下奉行惟謹未免矯枉過偏貪贓至十六兩以
上者剝皮揎草以此為準後世之貪官污吏雖日剝
一皮不足抵罪則何以絕尺後世乎故 高皇帝在
日即命太孫參決機務多以寬大濟其嚴覈常讀律
見中有苛條請得改正 高帝許之太孫偏攷禮經

参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高帝閱之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汝後用刑宜準此有常州陳理以子弒父案命太孫處分太孫鞠得其情理父患火症庸醫誤投附子暴卒繼母欲殺其子乃証成獄〻拘隣里婢僕及原醫訊之輸服　高帝大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又有盜七人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子獨出田莊為佃客

所累宜免　高帝覆訊得寔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適見其人面目閒靜聽視端詳定非盜也　高帝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遂於是年禁黥宮腓劓之刑戒子孫朝文武百官有請復肉刑者全家處斬後自建文繼統悉滅苛條故我明三百年來並無酷吏欲如漢之蒼鷹乳虎搏擊為威者曾不一見則我明之深仁厚德蓋亦去漢遠甚矣

夏商周之盛其先皆已得民數世乃始踐天子之位行禮樂之事民知先王之德之厚而無爭心治古之人亦顓愿朴侗易以任使故德教可以漸仁義可以爭後世皆自艸艸昧間與英雄角而勝之前世之穢濁棼泯眯聾於耳目爭心未忘雖有上聖之德民尚疑不信是以聰明神武之君寧使敬而不愛威而不德夫輕飔涼飈易以中人溺流頹波易以溺人肥肉厚酒易以死人故夫使之歆豢威我者正所愛彼德彼

嗚呼其亦三代之衰乎曰以救吾世也元以北虜謬居閏位墮先王之教儇中華之士正官長吏皆用胡人戎翟之性冒沒貪傀無以言語文字不嘶不通一切政事倚辦吏胥滋奸叢蠹貨賄公行腥羶穢著貪墨之風不恥於大僚顯寀而奸頑之民亦往往羯貘貙貐閭巷閭　高皇帝本淮右布衣幼苦孤貧長遭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茲驅羣雄勞心焦思慮防微近二十載用能剪除強敵

統一海宇所以人之情僞無不盡知自平武昌以來即與群臣議定律令損益更改不計數遍即位之初首頒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於天下次為直解使愚民盡知趨避節潤目欲以簡以嚴與天下共期無刑之化而物態多端律文不載比例繁多奸吏因得出入乃命儒臣四人與刑部官日講唐律寫二十條取進止至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重定每成一篇輙以奏聞帝揭西廡之壁而親裁之明年律成

篇首準於唐律條合六百有六可謂詳矣而貪墨之
吏奸頑之民尚未恪心　帝乃大召天下耆德高年
之人禮於有司俾得執貪吏檎奸民面奏奏寔者加
非常之誅於是有挑筋剔指刖足斷手刑臏鉤腸去
勢以正大憝府州衛所右廨左廟名曰皮場吏受贓
至六十金者引入場中梟首剝皮更代之官設皮坐
之造清淮樓令校尉下瞰城內有吹彈蹴踘賭博亡
作務者捕置樓中僅許水飲游手逋賦之僧欲地埋

驅以行鏈頭之會其他徙邊塞都墾田築城自贖罪者不可勝計於是揭著文武臣民罪由布於天下而大誥之篇出矣所以人心惴慄吏畏民馴其時徵辟之士有司督趣如捕罪囚仕於朝者多詐死佯狂求鮮職事自非剛敏悍達之士溫恭寅畏之臣烏能勝其任而遇合乎然原　高帝之意皆以革元人姑息之政洗故俗污染之非非為訓於後王故其祖訓首章特戒守成之君黥刺腓剕劓閹割之刑永不可用臣

下不匡者磔身誅其家誠恐嗣君宮生內長人情真
僞善惡未必灼然亡疑一時不當誤傷良善也益其
末年更定吏戶禮兵刑工分爲六類析十二篇爲二
十九約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異日權宜法外之刑
蕩滌湔除與天下更始矣是以　高皇帝雖昭威顯
辟誅戮大張而天命永眷人心不移逮及建文餘教
未衰二三碩士挺火愈烈擠淵彌厲若自附於不貳
有終之臣天地神靈知　高皇帝無淫威之意海內

臣民諒其有德愛之寔也列聖相承克遵成憲若成
祖仁宣二宗命刑之意尤為諄切至孝宗十三年世
宗二十九年及三十四年重加修增合三百八十五
條斟酌損益亡已大備　神宗皇帝復以萬曆十一
年命刑部尚書潘季馴舒化先後參酌往時未盡可
變通者二年成書奏御之日命纂入會典是又一朝
之故不刊之寔也　今原　高皇帝所以教民齊俗之
心略舉其意次其先後亦播伯夷之廸者有所考焉

惟洪武元年　皇帝頒大明令于天下曰朕惟律令
帝王治天下之法也令教于先律齊于後古者至簡
後世漸以繁多甚有不能通其義是啓吏奸而陷民
法朕甚閔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直言其事庶人
人易知其難犯書不云乎刑期無刑惟爾臣庶體予
至意六年大明律成頒行天下維十八年十月朔
皇帝大誥于文臣曰朕閱蒐古君臣當天下大任閔
生民塗炭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為民造福同心同氣

感監后土皇天斯逖邈久育民功猶如見昔者元處
華晏寔非華晏之儀九十三年華風淪從彝道傾頹
學士專獵于經書持心掭節不格于神人懲深曠海
罪重巍山當犯之期弃市之屍未移毋有格于非心
嗚呼斯朕無良亦惟染于夷夙朕令大誥天下諸司
其有墨于貨酷虐于朕民朕罪窮于原惟世世守行
帝若曰昔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
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輔君

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
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粵若漢晉唐宋有
賢人臣脩職惟躬不倚于吏亦惟食天之祿安知黠
石元主我中國風俗不同文墨不通諸務以吏為原
朕今所任人往往襲前非政由吏嗚呼昔我中國先
王國運雖去其教不迷天命有德惟因于舊人以治
惟胡風迷于九十三年朕心謟言勤弗化誨嗚呼艱
哉帝若曰或有忠臣在職數觀首領官吏有賢人用

其賢又薦諸社稷不蔽曰惟古聖臣常帝若曰朕命諸司往于官朕諭及數勿陷于身家今天下有司酷害民無端政由吏為吏變為奸惟墨事覺身居于禁不能挾其貨或有于他人貪墨如集潦守倖如汲井井不滿不竭毋若刑部尚書時增減請罪毋若陝西官廉良歛于民毋若山西官賢宣貪無厭毋若戶部侍郎栢匿于賦毋若御史敏怙于終是皆殺有司務在問民疾苦撫安良善罪治奸頑閑州判汝霖剝民

抵贓梟戶部侍郎桓匿于賦株連天下以數萬朕一麗于法非朕不分于玉石惟槩貪六部坐必布政司賄則拘布政司至詰斯贓必自府拘府至詰斯贓必自州拘州至詰斯贓必自縣拘縣至詰斯贓必自民嗚呼君子見而政尤勤小人見而非用省凡我民毋交于官毋贓于私毋賄于免罪不賄免罪笞杖徒流罪賄免罪坐以笞凡我民毋匿於賦毋賄于有司有代人輸賦匿賦為虐收重刑有以口舌誹謗府州縣

鬻獄是致君子于一時被其愚陷入于憲章重刑有有司之吏用賄脫罪入重刑帝若曰朕命諸司往于官助朕福朕民賢稱名不朽去後覺入如朕諭朕擒奸貪獲無道置之刑或流竄或徒役笞杖死者且已生者飾是非謾朋友誑鄉曲乃曰于無罪惟刑暴嗚呼惡人犯罪善者過誤遭刑有畏傷肌膚者有畏死者賄于官吏官吏乃不畏傷肌膚乃不畏死亡且悔則終不獲生嗚呼惟斯迷非民獻君子不得免嗚呼覺

斯滋無難惟元季羣雄並爭子女玉帛孰不先良騎美服孰不上酣歌作樂孰不快生離人父母妻子孰不為朕何不能惟不敢軍中十有四年未嘗妄將一嬪女惟征武昌怒友諒妾其妾朕旋自疑不審色與聚智人監朕過朕不敢亦惟監於敗人朝興暮敗終不同其愚帝若曰布政司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巧取財害民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清廉直幹撫民得遂生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若廉能官吏被不

才官吏排陷不能明其公心境內耆宿老人奏嗚呼
若欲盡除民禍患無若耆宿年高有德人或百人或
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歲終其境內官吏
善惡奏嗚呼耆民智人做於朕言天下即歲其平章
朕一時難知惟助朕惟茲耆民人而奏于京者闕毋
辟帝若曰嗚呼府官州官縣官府吏州吏縣吏一切
諸司員人厥初寔齊民未有不良人為官為吏乃為
不良人乃至刑不治尒父母妻子罔不用大諫毋禍

于而家嗚呼風俗民未美未日月朕不責有司刑名失出失入惟神智有短長朕不責有司賦不足惟民頑朕不責有司朕責有司惟墨論風惟賄不蔽罪惟盜處出賦嗚呼朕言過再惟監于皇天嗚呼朕出是誥已戶戶有予誥若犯罪減一等無加一等維十九年三月望日皇帝再誥于臣民曰上古好閒無功造禍害民者少蓋謂九州之田皆係於公法井以給民驗丁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閒食者少

井閭之間士農工技受田之日驗能准業各有成效士農工技知稼穡之艱難所以農盡力於畎畝士為政以仁技藝專業無敢妄誇維時商出於農賈於農隙四業題名專務以三獨商不專易於農隙此先王之教精則野無曠夫矣朕不才不能中明我中國先王舊章愚夫愚婦效習夷風混亂我彝倫攸叙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好德鮮矣考終命寡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以誅之亦何懼焉朕皇

皇宵晝思治窮源無乃曠夫多刁詐廣致有五福不臻凶災迭至殃吾民今朕復出是誥大播于寰中帝曰今再誥臣民之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非朕言惟中明先王舊章吉哉不如朕言用集戒三而五至於七不悛高年英豪擒治于有司有司不受具在于律條帝若曰自造邪宮墨不終于考亦惟吏卒閑人不務生浸潤説誘求生於害民民怨動天朕閑不違處復誥與民約不從五

刑偹坐於家身民互知丁互知務業其民丁凭受農凭受士幾受工凭受商幾已成士師未成士〻非社學則縣學則州府學以知士丁朝暮作息不出里以知農丁遠行符引曰近則隣里知其方曰歸遲徵歸疾以知工丁曰徵重輕遠適水陸明於引隣里知所向以知商丁朕茲顧民壽若恣肆冗雜民不得其死乃不壽惟朕罪誥出民驗丁市村舍客辨驗引曰引目合辨重輕曰徵貴賤毋有不倫託業以它為無物

鬻引日故者引目未故無物鬻者坊廂村店捉治以
遊食重殺輕則黥以竄若不捉捉於他人主家隣里
坐茲誥出速務生里隣告其父母妻子不務生拘之
有司有司不受執之京毋閑閑為盜閑為吏閑為隸
惟閑害犯之日里隣罪帝若曰惟古有司有大事非
高年耆宿不備請決于公惟其德行多于閑有慈心
茲官不明于知人貪吏耆宿皆先小人苟壽於高年
党吏患民惟我有司崇向有德人維有德人速出贊

襄朕有司禮維吏卒勿用良家子亦勿用市井民是不知農艱乃害民戒之哉毋為民害良心發於父母嘉言起於妻子善行詢於兄弟吏卒之家父母兄弟妻子戒之哉帝若曰維茲吏隸持簿書有司榜告民知其名額毋使在閒人得假託害民凡呼我民遣牌毋用隸三呼而不至乃用隸民至勿庸罪之姑庸詢之恐民單夫隻妻為生而遠出或近妨于急如是非民罪若庸罪有司詹無赦有司官吏濫撻的當人管

幹人幹辦人出入市村虎狼吾民的當人管幹人幹辦人及有司官吏族有布政及府州縣官皂隸下鄉擾民殺有倉庫閘垻諸司官擅離職事為亂政殺有糧長巧索諸納户殺有遏教民為俏家則惟不知丁殺官用典吏因人主文身不知其本末害微殺帝若曰蒙古從于獄機秘而理為關獄情無露先王之治獄也使害其情內外憂之因體深遠外而父母妻子不得而易見也內而因心懸望欲語父母妻子不可

得而易闢也嗚呼良哉順民之頑心迫曰獲生歸妻子諫父母兄長誡朋友勸皆訴獄之威發動其良心是用囹圄空今茲典獄人迷于財獄情洩敎因對獄其顛倒人因驚生離死乃不懼犯者用相繼朕茲再誥主典人惟畏法從獄嗚呼民獻君子保因即保身曰無橫死身無禍殃善言妥之寒煖之暑凉之飲食節之疾病豎之是謂機秘而理家其妥身于其昌朕茲重復誥民蒙于亂世多非罪死而多有罪非法死

嗚呼父母妻子親戚朋友惟誡典獄人于朕言陰騭博被于獄囚帝若曰嗚呼朕馭宇內望一二歲與民曰治民不愍于凶朕設父母妻子心憂茲奸頑臣民一曙失其身父母老無養妻弱子稚艱衣食欷歔感傷於神人朕大刑于不念父母妻子人將儆心于念父母妻子人乃朝殺暮犯朕觀刑尚懼乃未終半月犯未終二十日犯則難教難禁朕心憂無已帝若曰嗚呼惟好閒生事人假官府威虐吾在野民野民無

知將謂朕法苛孰知其假威行虐刑此之徒人以為
君暴寬此之徒法壞而綱弛人以為君昏惟君艱哉
嗚呼民非奸非頑非愚去古遠矣為民之道述由相
代之帝數教不精朕不能申古先哲王道所以多于
刑嗚呼人皆曰君養民朕觀於宮室服食器用皆民
供乃民養君申古先哲王舊章明五刑弼五教使民
知五常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守在四夷天下大安是
維君養民維十九年十二月望皇帝三誥于庶民曰

朕為臣民不善往〻造罪淵深陷施五刑非一年矣奸頑未嘗肯格于前心害良民君子無間歲朕才踈德薄控馭之道竭矣失誥于臣民良民君子欣然遵奉惡人不黙于前非乃疾覺良民君子知前誥之精微一心欽遵有所怙恃乃與好惡辨一發而擒所以疾也然無籍之徒暨不畏死謀心無知輕生易犯上累朕刑下滅身家又非一二人朕心不忍乃續誥良民奉之如流臣惡之徒尚不然之中惡之徒欲悔不

及既已毒入盈于胸懷著于耳目矣然擒于善良朕觀若是二誥良民君子坦然無憂伸於諸惡之工姦頑屈於下則寔有益民朕茲復誥三敢有犯者比誥治之嗚呼良民君子心言不在多見頑不格心言亦不在多帝若曰朕夙夜思民不敢康求永其身命朕立言法政惟允不良臣民百壞法亂政亦百殺其身惟自尊朕爲上司輕虐所屬有政但徹告建昌知縣顒等因之倚朕命以稽朕爲官苦民禁有司入下鄉

頑民四等因之倚朕誥以拒是皆殺帝若曰嗚呼若父母于孕動夫娠喜免身得雄大喜雖亦喜于生百日見或笑寐中喜週踴擦匍匐時附物立喜冬防寒夏防蚊不時防水火進士監生本道等三百六十四人不推鞠養情顯揚豐奉厥父母數罹于殺身朕朝夕訓于朝申儆于外吏于言如水入心如石畫喪父母勞嗚呼隱哉朕為諸生多沖人學搽政宥復宥今大悞不悛至三四朕不得大誥天下汝則志學舍聰

明盍做于前僚寧士若通政使蔡瑄左通政使茹瑺户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達恪職稱朕心予用使其家不繇不役有司吏卒無登門祖父母伯叔父老涉田園撫兒孫居市者恣所以鄰里不相欺冒其不規摹乃不從朕命三犯四犯而殺身者三人二犯而誹謗殺身又三人姑戴罪戒者三十人一犯戴罪者三百二十八人嗚呼志人君于則將戒抑勸帝若曰常州府同知復春自下鄉青州府知府希文征紫臨

朐三縣物〻不出縣官惟民財枷而遣有司歷諸九州用儆于有位帝若曰鎮江男子棟等十八人謗言惑朕歸恃官府短長虐良民棟里甲不擒養惡殃一郡罰舉石城〻有貲空其家有不能存有迯死嗚呼昌不依誥擒惡受賞為良民帝若曰鎮江民茂寔飲甯胡惟庸家領財中塩捨朕生殺予奪主樸奸臣誅又出幼子前明州衛指揮賢私通惟庸劫倭舶放居倭惟庸私使男子旺借兵私歸賢〻將輔人亂不寧

于黔黎誅及出幼于貴溪縣儒士伯啟與其姪自斷
巨指異教非朕所化民梟蘇州人材叔閏人材謨舉
儒不赴官匿身為主丈居家中不用于君外君教誅
身沒其家帝若曰守邊軍士有闢土開彊功猶永戍
于荒今坐盜黥刺軍于荒乃道亡送軍人不畏受財
解縱亦不揣功幸于守邊軍士犯至二三犯乃已溧
陽隸富教知縣皁貪壞法自挾勢持權民嘗上章朕
遣人按治境內民士魯等十三户遞匿富持杖拒圍

追捕人是皆梟首沒家凡三百七戶嗚呼同惡不除
身家其兩亡帝若曰朕稅民三十一游徽慶率子弟
暴徵商私磔于弟梟上元知縣貞叢鑒于前誅傲丁
民著業令不宣德于下殺帝若曰捨身僵兵息民閙
疆賞不過二十萬文上賞不過十龔綺而安慶業戶
隆交通戶部侍郎易寢欺課鈔三萬九百九十四貫
隆等盡治死上元江寧民二等一十四人暗出邊湖
脅商為強儈枷至死遷家于化外吏部郎中煥揭藉

僉吏人故廣選丁力家五千餘先聲致民賂從禮部
郎中色目人錫乾沒牲口官鈔員外郎嚴時泰讀大
誥錫故匿其書使不知殺江西民和鄉險膚代人訟
梟松陽民均青與民惟宗讐不自白告為惟宗名告
其兄飲章嫁禍人磔帝若曰朕不知于有司使境內
高年有德者民奏膠州官達可長于官才新安官玘
建昌官顧慈貪有奸狀者八人同惡柢欺奏任為賢人
殺遠家于化外樂安知縣行私賄于朋友計毒上變

民添用匠工變情傑丹徒丞崇中應天府吏獄等六人受均工入賍五百七十五貫觧縱千二百六十五人勇貪不畏死朕令斷指復事曰廉悔身尚及崇中漫匿先漏名别勾役騷動數百家臬御史志仁御史士良理於淮與衛官獵飲作邑荒誣善𢡟民容留里長七等于請自富厚朕左右福買吉言磔御史哲御史輝御史肅御史阜放紛于刑獄廷辱於都御史徽教因紹三告誣都御史徽受賂藥死證左人亡驗磔

糧長時傑等百六十八攬賦買虛收朕命戶部清其
原時傑等見姦殺帝若曰茲前後三誥朕命臣民家
藏人誦為戒鑒不遵迁化外維二十年十二月皇帝
大誥于武臣曰維尔内外管軍官吏上壞朝廷法度
下苦小軍略不有哀念心厲虐不如其家畜如今軍
官衣食爵祿皆從軍身得茲小軍一似自爨釜一似
自倉粟一似自莊田茲軍官屬於小軍則非有人心
亦不如禽獸心若比于草木亦不如草木知春秋茲

總兵官守衛指揮千百戶鎮撫旗首屬於小軍則是自破釜自露積不困倉自田荒不治茲不有天災必有人禍茲災禍應則有遲有疾我日二朝勸語不知數若文若武少遜多逆及犯之日多怨于君父加誹謗用是大刑茲誹謗人亦有不誹謗甘受貶為軍或二三年或六七年或十數年得名還無幾何時屬軍甚前日我邁于年我訓爾口乾氣不續尚不覺我訓茲俻載于書家與一我言甚易知爾父母則教誡爾

有兄弟妻子輒生仁義心則將小軍所衣服所飲食
所居卑湫室念于心設身自處于小軍偹兹艱辛其
庸能受若不能受尒父母妻子兄弟其有不發仁慈
心相教誡我邁于年多于閱歷偹嘗我曾爲小軍偹
知于艱難兹比況貴于言尒碩貪不畏必聽言若無
言今難教難化矧其能善後令家兒子語父母妻子
兄弟朋友曷不大勸誡發仁心亦有父母妻子兄弟
無一發仁心愈害人我已𢿘我言甚易知徑質叙爾

復屬小罪即同於再犯難諉不見書不省于書言予與爾造福除災爾則不聽不信幼予童孫不記于朕言犯之日偷詢幼予童孫于茲書不能舉其辭無長幼罰維三十年五月皇帝又誥于天下曰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行之已久奈何犯者相繼由是出五刑酷法治之欲民畏不犯爰作大誥示民使知趨避又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聞特勅六部都察院撮誥要略附載律中自茲以往

但依律誥二書議罪其他榜文禁例一切革去使中外臣民有所遵守于是大誥與律並行于天下云凡刑五服以定之九族以齊之六親以別之五刑以用之七具以差之十惡以誅之六贓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則以贖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是謂五服自髙皇帝至於玄孫上治旁治是謂九族妻為夫族服妾為家長族服出嫁女為本宗服為外親服為妻親服為三父八母服是謂六

親笞杖徒流死笞刑五一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
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一千里至三千里死
刑二絞斬是謂五刑笞杖訊杖枷杻鉄索鐐是謂七
具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
義內亂是謂十惡監守盜贓竊盜贓枉法贓不枉法
贓坐贓是謂六贓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
貴議賓是謂八議應工贖輸囚粮贖輸灰贖輸甎贖
輸水及炭贖是謂五則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

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得
贖存留養親教民孝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
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壻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
弟妻有罪得相為容隱奴婢工人為家長隱者皆勿
論洩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民七十以
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
以下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上裁盜及傷人
者得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

刑教民養老慈幼矜不成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輕罪發覺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六罪具發論其重者若一罪已決餘罪後發者等勿論重者并計前罪充後數示民輕省也其本應重罪而犯時不知者以輕論其本應輕者從本法惘民疑也罪得減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閑民生也故夫刑也者教也

刑也者養也君子奉焉以比準繩是孔孟之訓而曾史之行也小人畏焉以比水火是唐虞之風而成康之俗也君子以養德性小人以養肌膚小人以養其身家君子以養其國俗王者以養其天下故刑之制也仁之至義之盡也

石匱書曰余嘗閱大明律與大明會典而知國家用刑之慎也凡獄司已聽之司寇又聽之以報廷尉廷尉聽之然後奏聞命繫之日與食歲與衣疾病與醫

藥霜既降乃命列卿大會於朝叅無御者刑之殲厥
尤辜歲五六月詔大司寇讞列於疑二端出死適戍
辛五年又大讞出之適戍辛乃命曹郎分讞郡國亦
出之適戍辛是以國家歲斷死省于前代二百年間
乳虎蒼鷹之吏不得久于其官比者大司寇孫丕揚
上言請　陛下廣虞舜病諸之意師武王不忘之心
歲郡國獄都御史皆與御史叅聽於疑如京師故事
天子可其奏於是郡國之獄與畿輔等顧國初著令

終課吏法律不通至三適者左遷令郡國州縣之官皆新進甲科初離佔畢鮮詳折獄之意而監司諸道多嚚人應對顏色間折獄倿良少所覈戒囹圄多淹坐此弊也至于畿輔亦略可言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詔問奉旨對簿之人無得緝訪輦轂下姦私無佐訐者名曰天子詔獄歲々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為右職至有起身小校超階勲臣是以毎々陰陽上意影響入罪以邀爵秩囚不勝搒錄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

家貲若洗甚至并其同室之有席㨾以去故京師被
訪之家稱為剗言若剗剗無餘然者威挾于近貴也
夫惟天子嚴省斯獄付三尺於賢司寇則幾矣

石匱書卷第三十一

明 紉南張 岱著

兵革志總論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第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而已故兵也者不得偃之具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毋待其來兵期速出此所謂先後着也 高皇帝取陳張二寇先陳而後張取元都先山東河洛而後燕薊皆得先着及至中原既得虜數寇邊 高皇帝於秋

高之際必先遣大帥出邊窮追殘寇使其自救不暇有遠遁沙漠而已焉敢冒犯邊疆猶為外患哉　文皇帝踵而行之歲必親出勒銘燕然四夷讋服在宣德之世猶然天子行邊寬河之戰　章皇帝親射殪其前鋒三人兀良哈望見黃龍之旗皆望風羅拜于是近塞幾無王庭後自土木失事之後守邊將士不敢出疆止知守口然于謙石亨郭登輩猶能挫折其鋒長驅出境歷成弘以至嘉隆代多名將戚繼光在

邊日久其所置亭徼烟墩炮臺譙麗之屬堅如鐵桶虜不敢窺視內地萬曆初年尚有鐵領李氏奮勇當前射馬擒王終成勳業　神宗皇帝靜攝既久武備漸弛以至邊鄙跳梁稍稍有事恨經撫不和廣寧失守此時猶有皮島朝鮮犬牙相制後道濟既誅長城乃壞崇禎踐祚流寇四起蹂躪中原賊在門庭無心辦虜以致東陲有蚕食之謀而流寇成雕勦之勢疥癬貽患遂至殞身鷸蚌相持猝来收利金甌一缺不

能瓦全遂留千古遺恨然崇禎末祺朝事大壞閫外一將非請賂不得也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非厚遺贈不得也非厚酬謝不得也未至邊陲已成債帥及其受事遂欲取償於饑寒老弱之卒則兵可望其強餉可望其足乎　先帝諭廷臣曰朕聞之宋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當今之世文臣愛錢不怕死武臣怕死又愛錢兩者之病文武兼之自致覆滅安望太平　先帝此言明

見萬里一朝臣子可謂判斷盡矣猶欲跂望此輩奔
走禦侮坐致太平其可得哉

當高皇帝初定天下都於南京貔貅百萬盡萃京師
其時尚有征胡之役命將出師則大將軍領之事定
之後凱旋獻俘束手還第蓋此時天子自為將而大
將軍若偏裨然已則訓練軍士以衛京師置京營隸
元帥府已則改五軍營隸都督府五都督握兵籍而
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防慮之意至精密

矣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是為五軍
成祖遷都北京如南京之制則於中都大寧山東河
南附近衛所摘發軍官輪班上操營提督內臣一人
武臣二人掌號頭官二人火營坐營官一人把總二
人中軍坐營官一人馬步隊把總各二人左右掖左
右哨官如之此則高皇帝五軍之舊也此外又有千
二營掌隨駕馬隊官軍是營也把總二人此外又有
圍子手營掌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隊中軍是

營也坐營官一人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幼官舍人營掌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是營也坐營官一人幼官營把總一人舍人營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一人此外又有殫忠效義營掌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舍人營曰殫忠餘丁營曰効義是營也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此則五軍營之支分也已又得受降虜達于一千常立於龍旗寶纛之下以為三千營營分五司掌執大駕龍旗

寶纛勇字旗頁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軍為一司掌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軍為一司掌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膳什物等件上直軍為一司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軍為一司掌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回還軍為一司凡五司是營也提督內臣二人武臣一人掌號頭官二人坐司官五人見操把總

三十四人上直把總十六人明甲把總四人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已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掌操演神銃神砲諸火器亦分為五軍中軍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為四司各監鎗內臣一人把司官一人把牌官一人左掖軍如之右掖軍亦如之左哨軍如之右哨軍亦如之已又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當時謂之譚家馬復置五千丁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軍是營也坐營內臣一人武

臣一人其下分為四司各把司官一人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居常則五軍肄營陣三千軍肄巡哨神機軍肄鎗手如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五軍分駐步軍居內騎軍居外騎卒之外為神機神机營之外有長圍周隣二十里樵採其中閒此三大營之制也當是之時天 子以大兵臨之其上營無不練之將將無不練之兵又有御前試驗按月開報之條以賞罰行其閒所以兵休而不驕兵動而不困洪宣之世海

內昇平然宣宗猶時〻耀兵邊塞外士卒之進止步伐猶顯然於心目之間至于正統恬安有年天子以冲年御宇將媮士厭也先犯邊王振猶欲循先朝之舊奉天子親征大駕一動京營兵不任受甲而車駕陷虜庭矣兵部尚書于謙固守京師深惟強兵之策乃于三大營中挾其驍銳分為十營〻各萬人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為六十四陣雖師僅

十萬未能盡復祖宗之故委曲條理有足觀者矣天順初年及景泰之政革罷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又復革二年又復〻則從兵部尚書馬昂議抽選京兵八萬外衛八萬外衛之兵分為二班〻四萬為瓜代合京兵為十六萬立十二團營操練之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五軍營領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領內外馬隊

官軍神機營領內外步隊官軍而三大營之數不與焉是十二營軍名曰選鋒不任選鋒者仍歸三大營曰老家而團營之法稍變矣迨其久也私門役使之主帥掊尅之上下相蒙兵益脆懦選鋒之勝亡異老家至於弘治正德以後又有兩官廳之制其法就十二團營挑選精鋭别立總兵叅將統領之此時十二團營可為老家而兩官廳可為團營也嘉靖二十九年虜犬入京城下上命兵部尚書丁汝夔理兵出戰

嚴其人不及五六萬驅出城門皆洶涕不敢前國語曰無洶涕註無聲涕出曰洶涕即諸將領亦勃然色變厲退汝夔伏誅於是大學士嚴嵩李本請振刷圖善後令兵部選武臣以充總督坐營之任吏部選才望大臣專理之令其簡練人馬上是之下兵部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營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寢不如初然原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

廢弛見在㩀籍僅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又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户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此者虜入事棘戰守俱虚見在軍士率老弱疾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臨時取給其為耗弊可謂至極臣謂軍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即諸營之主帥而號令把總之類又古之偏裨官其間多屬紈袴平時則占役營軍字

以空名之餉臨操則四基市人呼舞慱笑而已先是
尚書王瓊毛伯温劉天和皆嘗有意整飭將領惡其
害己從中阻撓陰壞正議而軍士又驕惰厭律槪亡
匿渙散倡為流言淸理未半事復中止今皇上親見
其害矣臣願遣風力科道官議𠕂十二團營人馬之
數參考户部糧籍汰老弱留精壯逃亡者設法勾補
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諜勇將官
加意練習而以科道官監視之上是之乃革去十二

營兩官廳第用京營把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復
國初之舊時咸寧侯仇鸞方以逆虜幸上即使為之
於是兵部會議條為六事其一請革內臣謂自古宦
者不得與兵今三大營內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
下二三十人既不知兵又專役占所宜裁革其一請
處班軍謂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
萬有奇每年春秋更番上班操備往往為各營借工
私占之資自今請令于五月中旬赴京各都司統率

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旬掣回休息不必兩班赴官如此則每歲京營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為省費上悉從之於是罷團營兩官廳以復舊制更三千營曰神樞營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並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京營戎政廳給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纛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遇

用撥取無恒名已又命募兵畿輔江北等處得四萬人分隸神機神樞二營其副將各止設一員而增能戰將六員分領操練大將所統三營之兵平日名練勇將用時各定職名五軍營大將一人統軍一萬總主三營六副將十二叅將十二遊擊將軍十二佐擊將軍及坐營等官五軍營副將二人各統軍七千左右前後叅將四人各六千遊擊將軍四人各三千外備兵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人神樞營副將二人各統

軍六千佐擊將軍六人各兵三千外備兵四萬人神機營將兵亦如之已又定三大營將領官軍三大營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五百八十六員五軍營官一百九十六員戰兵一營左副將一員戰兵二營練勇叅將一員車兵三營叅將一員車兵四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五營佐擊將軍一員戰兵六營右副將一員戰兵七營練勇叅將一員車兵八營叅將一員車兵九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

十營佐擊將軍一員僃兵坐營官一員掌收補新兵以備十營之缺大號頭官一員監鎗號頭官一員中軍官十一員隨征千總官四員隨營千總官二十員選鋒把總官八員把總一百三十八員山東領班都司二員神樞營官二百八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守兵及其餘官如五軍營之制其千總官則二十員選鋒把總官則六員把總則一百五十七員河南領班都司則一員神機營官一百八十二員所掌戰兵車兵

城守兵及其餘官如神樞營之制把總則一百二十八員中都領班署副留守則四員在京各衛軍又俱分隸于三大營蓋分之為三十小營合之為三大營云隆慶三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高帝之萬世之計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聚五為營既歸即當散歸各府

矣所以久聚團操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談將則權任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重臣握強兵之釁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

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而授之於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使當日遲于伏誅時事未可測也國家與虜為鄰往歲虜警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如此蓋皆由輕變祖宗之法臣晝夜慮之竊為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

未易卒復而分營統之法猶可遵行盖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數人稱職易耳請將見在官軍九萬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營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收戎政印於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於閫外事畢則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轂之衛常徙

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下兵部集議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遣文臣巡覆較閱戎政則如貞吉言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卒不能行也

凡督理戎政等官景泰初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領之弘治初以都御史提督領勅行事後以兵部尚書兼提督嘉靖六年特設都御史一員專一提督軍務領勅行事二十九年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贊理京營軍務領勅行事又令總督官名總督京營戎政

不得名總兵改贊理為協理戎政
凡操練洪武六年定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及
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
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
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
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
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為試中成化元年令大營提督
官每月二次赴團營會操每年二月十五日止八月

十五日上操十一月十五日止

凡輪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隷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中都四萬一千九百六十員名河南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員名大寧七萬七百九十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隷強壯官軍皆隷于前班

凡行軍號令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名奇功齊力進前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名頭功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凡與賊對陣齊力殺賊不許聚為一處掣拽空缺如

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如其本隊掃入別隊者不論凡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便即擒之凡夜行相遇即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辯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倶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

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為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諠譁者即問所起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以重罪治

石匱書曰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統論兵食乃以食加兵上明知兵之所重在食故諺曰三軍未動糧草先行蓋甚言兵之需食不可一時缺也崇禎末年措餉之難真如猩猩嗜血不盈升斗此

時天下不缺一隅已自萬難措手然余攷宋末偏安之後州縣錢糧所出無幾然張韓劉岳之行兵未嘗言及措餉而士馬飽騰蕪霍無敵韓蘄王解兵之後尚積錢鉅萬米九萬石酒庫十五以歸朝廷其富如此軍伍之中則從何辦余甚疑之及讀岳鄂王傳而知其平楊幺於洞庭破王善於南薰破曹成於桂嶺擒賊一寨可餉軍數年則餉不措而自足兵不練而自精以此禦虜何虜不克乃吾明季蜀山海之藏以

供禦流寇之兵而不足兵一戰敗則并其所攜之糧
餉輜重而盡棄之以資盜糧則是棄之大將取賊之
餉以餉兵明之大將取兵之餉以餉賊其間相去不
更天壤哉

又曰先輩曰我明流寇之横起於裁驛遞我明邊墬
之壞起於革墩軍夫驛遞之釀成流寇向故已言之
甚悉墩軍之壞邊墬則未之前聞也乃識者告余曰
墩軍之邏迾邊墻探聽風鶴偵候烽火以慎邊防其

關係尚小惟墩軍之住家於各墩也與口虜最近墩軍畜牧其雞豚釀酒烙餅以與口虜貿易口虜多來飲食之墩軍有婦女閒亦與口虜私通故凡口虜之來飲食淫媾者記其所負至一二十金必尋一無賴韃虜計誘擒取得其首級以與墩軍向所司請賞一級五十金償其所負羨則與口虜平分謂之小交易或有記其所負至百餘金者則探聽口外諸夷稍有舉動來寇邊啓釁者口虜暗傳墩軍令其先期密報

藏兵亭徼以逸待勞諸夷奄至天兵適逢失智張皇疑若神鬼以是咋指相戒不敢犯邊凡墩軍賞犒口虜載半而去謂之大交易以是墩軍於邊墻交界另設郵筒日置邊報巡徼軍士飛騎探取外夷聲息纖悉畢聞自崇禎年間裁革墩軍無問夷情邊警如闖入至越聲音嗜慾漠不相通即使虜騎犯邊深入內地必使偵騎前途方知有警迅雷已至掩耳猶遲遑關要遮遑間堵截哉鄙夫謀國止以節省二字逢君

之喜塏穴一潰山海旋崩決裂之勢可復補哉余特記之兵革志末使後世知吾　高皇帝之老謀深慮其遑籌遠畧缺一不可後世子孫毋輕議節省乃壞汝萬里長城也嗟乎噫嘻今日方悔〻之奚及哉